

江戶時代永覺元賢著作出版研究

——以《禪餘外集》為中心*

黃祖恩

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生

摘要

本文透過梳理江戶時代永覺元賢著作的出版時間、書商、注釋者，闡述《嘉興藏》本之外，日本永覺元賢著作單行本的出版狀況，進而以連山交易所注《禪餘內外集質實》為核心，探討其生平與《禪餘內外集》的連結，以彰顯近世曹洞僧人教學現場對於永覺元賢著作的需求及應用。最後，以駒澤大學圖書館藏《禪餘詩集》與東京大學圖書館藏《禪餘外集撮要抄》二書，顯示連山交易所注《禪餘外集質實》在出版後，透過刊本以及寫本兩種形式加以繼承、增補。《禪餘詩集》選輯永覺元賢詩作，《禪餘外集撮要抄》搭配《禪餘外集質實》閱讀下的再注釋，顯示了永覺元賢著作在江戶的兩種流通以及閱讀可能，以及江戶時代刊印《禪餘外集質實》作為閱讀、注釋底本的永覺元賢詩文接受史。

關鍵詞：明清佛教、東亞交流、曹洞宗、永覺元賢

* 收稿日期：2025.12.12，通過審查日期：2026.02.02。

【目次】

- 一、前言
- 二、永覺元賢著作的東傳：十七世紀永覺元賢和刻本出版商與注釋者
- 三、江戶時代的永覺元賢注釋：連山交易與《禪餘內外集質實》
- 四、《禪餘外集質實》的接受史：以《禪餘詩集》、《禪疑外集撮要抄》為中心
- 五、結論

一、前言

江戶時代佛教各宗派整備檀林作為學問所，成為形塑近世宗派的前沿以及近世佛書的主要需求來源之一。除卻淨土宗關東十八檀林之外，天台宗、真言宗、淨土真宗都設立獨自的檀林，文祿元年（1592）曹洞宗也於江戶設立旃檀林，關注經典、道元以及江戶曹洞僧人著作等宗門學問以及漢學與詩文。¹ 過往認為近世佛書的需求與檀林息息相關，然而已有論者指出曹洞宗並無於檀林長年參學的習慣，而是遍參三法幢地舉行的江湖會，因此並無其他宗派的學階制度，本山版也不具有支配性的影響力，旃檀林也無有御用書林刊行的著作，因此無法單以傳統的檀林為中心，思考近世曹洞宗的出版需求。² 然而除了上述日本曹洞僧人著作之外，江戶時期刊刻最多著作的近世曹洞僧人，即是明末清初復興鼓山湧泉寺的龍象——永覺元賢（1578-1657，下文稱之元賢）。本文擬以江戶時代第一本出版的元賢著作：《禪餘外集》為核心，探討江戶時代曹洞宗出版史中元賢著作的定位。

江戶時代明清佛典的出版涉及近世日、中以民眾為基底的共通思想內涵、黃檗宗的風行、《嘉興藏》的傳播等因素。³ 江戶前中期佛書出版蔚

¹ 西村玲，《近世仏教論》，頁 39-58；万波寿子，《近世仏書の文化史》。中野何必，〈近世京都書肆柳枝軒小川多左衛門について〉，頁 575-578、〈江戸中期柳枝軒における曹洞宗門との御用関係——面山瑞方との親交に着目して〉，頁 173-187。

² 中野何必，〈近世曹洞宗出版文化の研究〉，頁 41-52、〈近世曹洞宗の檀林について〉，頁 189-194、〈近世曹洞宗における遍参僧の修行と法臘〉，頁 45-69。

³ 相關研究見西村玲，〈明末の不殺放生思想の日本受容——雲棲株宏と江戸仏教〉，《近世仏教論》，頁 149-163；酒井忠夫，《増補中国善書の研究》下，頁 326-354；簡凱廷，〈閱讀《嘉興藏》——全苗月湛（1726-1803）對晚明清初曹洞宗學術的認識與反響〉，頁 109-146、〈論大寶守脫《教觀綱宗釋義會本講述》〉，頁 128-152；王芳，〈《嘉興藏》と江戸仏教——鳳潭《扶桑蔵外現存目録》を中心に〉，頁 63-85。永覺元賢重編的

為大興，其中明清佛典的傳入、覆刻與以《嘉興藏》為底本的《鐵眼藏》所掀起的出版、捐刻、校對、閱讀風潮，不僅重塑江戶時代佛教的知識版圖，影響更延綿至明治時期並遠播歐洲。⁴ 然而為數不少的明清佛典未收入《嘉興藏》⁵，而江戶時代流傳最廣的元賢著作並非入藏的《永覺和尚廣錄》，多是覆刻、訓點、注釋曾於中國出版的單行本⁶ 或是和刻本。而本文的重點《禪餘外集》成書於崇禎十六年（1643），並非元賢最早刊刻的著作，卻是最早於慶安元年（1648）刊行的和刻本，先於隱元隆琦（1592-1673）東渡扶桑的承應三年（1654）與《嘉興藏》續藏部、又續藏於日本正式流通的貞享年間（1684-1688）。⁷ 據此，江戶時代元賢著

四卷《壽昌和尚語錄》也在承應三年，隨隱元東渡扶桑掀起的熱潮下，由長崎第三代興福寺住持逸然性融（1601-1668）於同年六月推動出版。見逸然性融，〈壽昌無明和尚語錄跋〉，《壽昌和尚語錄》（承應三年本，京都大學藏）卷四，頁 32 上-下。

- 4 《嘉興藏》及《鐵眼藏》相關研究參松永知海編，《《全藏漸請千字文朱点》簿による《黄檗版大藏經》流布の調査報告書》；橫手裕等編，《東京大学総合図書館所蔵嘉興大藏經目録と研究 II 研究篇》；西村玲，《近世仏教論》，頁 149-163；酒井忠夫，《増補中国善書の研究》下，頁 326-354。而近世佛書出版在三都以外的地方也是具有高度需求，參大和博幸，《江戸期の広域出版流通》，頁 62。
- 5 江戶時代雲棲株宏未入藏著作傳播，參西村玲，《近世仏教論》，頁 149-163；木村迪子，〈近世前期における中国浄土教文献の受容について——真宗宗学・教化の現場に注目して〉，頁 151-168。
- 6 常盤大定（1870-1945）於 1929 年業已指出鼓山湧泉寺有多種藏外文獻，其中永覺元賢著作如下：《永覺禪師晚錄》二卷、《永覺和尚廛語》一卷、《永覺禪師最後語》一卷、《永覺普說》（博山警語）一卷、《永覺和尚廣錄》十卷。（參常盤大定，《支那仏教史蹟踏査記》，頁 663）而後龍池清接續整理鼓山相關書目，進而發現永覺元賢的《補燈錄》。（參龍池清，〈鼓山・怡山藏逸佛書錄〉，頁 789-820）
- 7 野沢佳美，〈江戸時代における明版嘉興藏の輸入状況について〉，頁 77-99。

作的出版，揭示了善書、黃檗宗、大藏經之外，明清時期未入藏單行本佛典傳入日域的另一途徑與時間軸。

就出版數量而言，江戶時代的明清佛典當以雲棲株宏（1535-1615）、蕩益智旭（1599-1655）以及黃檗宗相關著作為大宗，上述僧人著作關涉戒律、淨土、禪學、文學、經典注釋，然而查閱江戶時代相關出版紀錄，即可發現當時出版的元賢著作涵括上堂語錄、詩文集、佛典注疏、律學、淨土、三教等，在出版量及著作種類都不遑多讓。

論及元賢著作的影響，已有研究指出十七世紀前半大量出版的元賢著作提高了江戶洞僧對鼓山的關心。⁸ 近世曹洞復古運動的先聲：卍山道白（1636-1715）曾紀錄元賢於日域聲名遠播，其曰：「徒侶輩有竊議者曰：『支那近代稱名德者，雲棲蓮池大師、鼓山永覺禪師也。』」⁹ 獨庵玄光（1630-1698）多次致意元賢弟子為霖道霈（1615-1702），而玄光尤其看重元賢所著《洞上古轍》，將此視為發揚曹洞傳統的新聲，其曰：「《曹洞宗旨緒餘》、《少林筆記》、《四家頌古註》等，發明洞宗，皆失其旨，所以鼓山永覺盡刪邪解，獨因舊案，作《洞上古轍》，注《參同契》、《寶鏡三昧》等，而洞上之舊轍於是燦然。」¹⁰ 獨庵玄光之外，參與近世曹洞宗統復古風潮的僧人中，如卍山道白、梅峰竺信（1633-1707）、太白克醉（?-1700）等人，皆十分關注元賢所著《洞上古轍》。¹¹ 然元賢載譽於世的同時，亦如天桂傳尊（1648-1735）批評《洞上古轍》，其曰：「永覺師撰《洞上古轍》，載之，釋之，妍醜交雜，多未穩在。」¹² 然而，由上可知無論毀譽，元賢

⁸ 榎本涉，〈長崎皓臺寺と福州鼓山——《日域洞上諸祖伝》撰述の背景〉，頁 76。

⁹ 《東林語錄》，《大正藏》冊 82，頁 580 下 24-26。

¹⁰ 獨庵玄光，《經山獨菴叟護法集》，頁 58。

¹¹ 新井勝龍，〈曹洞五位思想の展開——連山交易五位説の意義と位置〉，頁 366-370。

¹² 《報恩編》，《大正藏》冊 82，頁 619 上 6-7。天桂傳尊的評價涉及永覺元賢對晚明流行的《智證傳》的接受，對此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參王芳，〈鳳潭と永覚元賢の曹洞偏正五位理解について〉，頁 131-143；小早川浩

《洞上古轍》一書網羅中國元代以前的五位相關文獻，無疑是彼時呼籲回歸曹洞傳統的日本洞僧，在定位五位等洞宗思想之際的思想資源之一。

回顧江戶時代元賢著作的流傳，除了覆刻之外，更於長崎、京都、江戶等地出版訓點或注釋本。其中，對元賢著作流傳居功厥偉的當屬江戶前期水戶知名學僧：連山交易（1635-1694）。交易之於永覺元賢，如靈空光謙（1652-1739）之於蕩益智旭（1599-1655），可謂江戶時期元賢的異域知音，其所注釋的元賢著作於江戶時代廣為流傳，時至明治時期仍為注釋底本。¹³ 而除了注釋之外，交易也曾為大眾宣講《禪餘外集》¹⁴，將元賢著作運用於教學現場。交易所注釋的《禪餘外集質實》問世後，江戶中期曾出版《禪餘詩集》、《禪餘外集撮要抄》二書，即是翻刻、增補交易所注《禪餘外集質實》。於此可見《洞上古轍》外，經由連山交易注釋的《禪餘外集》在江戶時代綿延的影響。

《禪餘外集》作為江戶時代第一本被出版、注釋的元賢著作，或因深陷思想史與宗學研究的狹縫，至今罕有措意。因此本文擬透過元賢的《禪餘外集》，嘗試討論《嘉興藏》外，單行本明清佛典在江戶的出版、傳播、注釋等現象。本文首先梳理元賢著作於江戶時代的出版年份、出版商、注釋者，描繪連山交易注釋《禪餘內外集質實》前夕，江戶時期元賢著作單行本的出版狀況。接著以《禪餘外集》為楔子，探討連山交易注釋《禪餘外集質實》的背景以及底本。最後透過駒澤大學圖書館藏《禪餘詩集》¹⁵ 與東京大學圖書館藏《禪餘外集撮要抄》，勾勒《禪餘外集》經由連山交易注釋，成為往後元賢著作底本的過程。藉此闡明江戶時代明清曹洞宗佛典的出版、接受情況，由此重思江戶時代除了民眾、黃檗宗、《嘉興藏》等因素外，由連山交易注釋的元賢著作所引發的能量，如何引

大，〈近世曹洞宗と覺範慧洪——《護法集》の記述を中心に〉，頁 109-114。江戶時代洞僧對永覺元賢的批評，參岡田宜法，《日本禪籍史論》下卷，頁 978-980。

¹³ 如明治二十年笠間龍跳注釋《增冠金剛經略疏》。

¹⁴ 連山交易，《歸藏稿》，頁 4。

¹⁵ 另有一版本藏於熊本大學落合文庫，然筆者尚未得見。

爆元賢著作在江戶的流傳、需求，進而思考江戶前期在檀林之外佛書出版的可能需求來源。

二、永覺元賢著作的東傳：十七世紀永覺元賢和刻本出版商與注釋者

《嘉興藏》正藏部據推斷最早於一六三〇年代前半傳入日本，而續藏部、又續藏則於十七世紀末（貞享年間，1684-1688）以降流通於日域。¹⁶ 江戶時代流傳的《嘉興藏》，除了從中國直接輸入外，部分也來自京都書商覆刻。¹⁷

除卻直接輸入的《嘉興藏》與覆刻本之外，江戶時代書肆最常見的明清佛典為未入藏的單行本。以元賢為例，其入藏的著作為弟子為霖道霈所編纂三十卷《永覺和尚廣錄》（以下稱《廣錄》），然而瀏覽江戶時代書籍出版目錄，即可發現著錄的元賢著作多為單行本。¹⁸ 而明清單行本佛

¹⁶ 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頁 420-426；野沢佳美，〈江戶時代における明版嘉興藏の輸入状況について〉，頁 77-99。

¹⁷ 野沢佳美，〈江戶時代における明版嘉興藏輸入の影響について〉，頁 40-55。《嘉興藏》的覆刻本也為日本多所寺院收藏，見堀川貴司，〈斯道文庫による両足院蔵書調査について——第二十五番函を例に〉，頁 56-57。

¹⁸ 參考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編，《江戶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錄集成》1、《江戶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錄集成》2、《江戶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錄集成》3。然時人也會同時參閱單行本與藏經本，以永覺元賢為例，如江戶時代著名的學僧無著道忠（1653-1744）於 67、85、89、89、91 歲曾閱讀《金剛經永覺疏》、《永覺晚錄》、永覺所編《壽昌錄》、《永覺最後語》、《繼燈錄》、《心經指掌》，並多次引用永覺元賢的著作，並著有《金剛經永覺略疏義解》。其所著《風流袋》「永覺元賢」一條記有「《晚錄》六尾行實」，可知道忠參考的是和刻本六卷《永覺晚錄》。另外，天嶺性空（1670-1740）所著《燕南記譚》也曾引《永覺和尚廣錄》。參飯田利行，《學聖無著道忠》，頁 394、421、423、429；無著道忠，《風流袋》，頁 2、12、17、21、89；禪文化研究所資料室編，《無著道忠禪師撰

典的傳播途徑為何？關於江戶時期漢籍輸入，前賢已論述甚詳，於此不再贅述，僅以筆者所見，列出江戶時代三種明清洞宗單行本流通形式：

（一）隨商舶個別輸入的單行本

十七世紀末，獨庵玄光與為霖道霈透過海商許元芳（生卒年不詳），交流信件、序文以及《獨庵獨語》、《聖箭堂述古》、元賢《繼燈錄》等著作。¹⁹ 此外，元祿十三年（1700）也可見崇禎十六年（1643）序刊八卷三冊《禪餘內集》隨商舶來日。²⁰

（二）僧人東渡扶桑時，親自攜帶佛教典籍

東臯心越（1639-1696）於康熙十五年（1676）渡日後，曾於《佛祖源流贊》和刻本序中，自陳攜帶三種道盛著作赴日刊行，其曰：

祖翁天界浪和尚，譽震寰中，名超湖海。凡著內外典籍全錄，俱彙刻于金陵棲霞禪寺。予昔年東渡，偶然促行，未及攜帶也。幸喜篋中所有《源流贊》、《學庸宗旨》、《崇光語錄》，聊付梓行，以便信者、仰者閱。為略跋斯語而識之云耳。東臯孫興儔和南跋。²¹

述書目》第1（竜華院所藏之部），頁10；天嶺性空，《燕南記譚》集下，頁7上。

¹⁹ 獨庵玄光與為霖道霈的書信與書籍交流，參榎本涉，〈長崎皓臺寺と福州鼓山——《日域洞上諸祖伝》撰述の背景〉，頁69-97；永井政之，〈独庵玄光と中国禅——ある日本僧の中国文化理解〉，頁67-122。東亞曹洞宗交流，參廖肇亨，〈倒吹無孔笛——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頁73-112。玄光也曾描述當世中國儒佛相關著作通過商舶傳播日域者甚多，其曰：「近世支那儒佛之徒，各各注疏，繁然如晴夜之星，叢焉如陂澤之萍。往往商舶載來，而鬻於此土者不少。」（見獨庵玄光，《經山獨菴叟護法集》，頁191）

²⁰ 大庭脩編，《舶載書目》卷4、5，頁5。

²¹ 東臯心越，〈跋〉《佛祖源流贊》，頁31上-下。

（三）覆刻本或鰲頭注釋²² 的出版

元賢所著《竊言》、《禪餘內外集》、《楞嚴略疏》等，江戶時期皆有注釋行世，而其《最後語》、《禪林疏語》也曾出版訓點覆刻本。²³

江戶時代元賢著作的流通多仰賴第三種方式，因此以下將梳理日中元賢著作單行本的出版年代與出版商，藉此闡明江戶時代元賢著作的出版、流通狀況。

元賢著作等身，據統計包含語錄、山志、佛典注釋等共有二十六種著作問世。²⁴ 獨庵玄光於元祿年間（1688-1704）出版《鼓山志》時，曾回顧江戶時期元賢著作的出版狀況，其曰：

就永覺禪師著述言之，則《內集》、《外集》、《晚錄》、《最後錄》、《洞上古轍》、《竊言》、《續竊言》、《淨慈要語》、《建州弘釋錄》、《繼燈錄》、《楞嚴經略疏》、《金剛

²² 鰲頭本相關研究參考潘超，〈中日漢籍出版中的「鰲頭本」〉，頁 141-160；高山節也，〈和刻漢籍鰲頭本について——その特質と沿革〉，頁 143-175。

²³ 獨庵玄光也曾替為霖道霈所著《還山錄》和刻本作序，其中提及薩州玉龍山福昌寺住持壽山堯祝（生卒年不詳）於京都出版《還山錄》一事，具文如下：「壽山禪師見住薩州玉龍山，千指圍繞，清規肅整，儼如古叢林。頃因有故，於大府路經京師，出所齎之支那鼓山為霖禪師《還山錄》，付鋏人，版行於京師。」見獨庵玄光，《經山獨菴叟護法集》，頁 171。而此元祿本《還山錄》於九州流傳的記錄，見祐德稻荷神社社務所編，《祐德文庫圖書分類目錄》，頁 109。

²⁴ 根據長谷部幽蹊的統計永覺元賢相關著作共有 26 種。（見長谷部幽蹊，《明清道教研究資料·文獻之部》，頁 296-300；范佳玲，《明末曹洞殿軍——永覺元賢禪師研究》上，頁 23-37）紀華傳則計有 24 種。（參紀華傳，《明清鼓山曹洞宗文獻研究》，頁 31-40）除此之外，永覺元賢尚有《阿育王舍利瑞應集》等著作。而內閣文庫藏有《禪餘集》二冊，序文、收錄篇章皆與《禪餘外集》大相徑庭。關於此書的版本資訊，將另撰他文介紹。

《經略疏》、《心經指掌》、《四分戒本》、《約義律學發軔》等也，悉皆寶藏於書肆，流布於日域。²⁵

由上可知，十七世紀末日本已刊刻大多數元賢著作。現存最早元賢著作的和刻本為慶安元年（1648）由中野次兵衛於京都出版的《禪餘外集》。該書刊記曰：「肥州長崎居住奉三寶弟子隱峯捨大明印本令鋟梓」²⁶，可知此前長崎已有明刊本《禪餘外集》流傳。往後《禪餘內集》、《楞嚴略疏》、《金剛略疏》、《淨慈要語》、《永覺禪師晚錄》等書陸續被出版，根據筆者統計，十七世紀末已有十八種元賢著作刊行。而自延寶五年（1677）連山交易注釋《禪餘內外集質實》以降，《寢言》、《楞嚴略疏》、《金剛略疏》、《鼓山晚錄》、《禪林疏語》、《洞上古轍》等書陸續有訓點、鰲頭本出版。（見附錄 1）

江戶時期佛書出版與書商息息相關，佛書出版重心從寺院版逐漸轉移至町版，也由寺院主導，轉為僧團與書商、經師合作的模式。²⁷ 論及江戶時代元賢著作的出版、注釋，書商可謂居功厥偉。

如連山交易提及書商曾邀請注釋元賢著作，其曰：「予今因剖劖氏之請，附贅合訓、縣疣故事，使初學之者便於觀覽也。」²⁸ 又提及「予數年以來被剖劖氏請，參考永覺和尚《禪餘集》事實。」²⁹ 而連山交易住持的水戶大雄院繼任住持——德巖養存（?-1703）曾於寬文十三年（1673）注釋元賢《淨慈要語》，言及京都書商中野是誰（?-1669）邀請他注釋元賢著作³⁰，養存更於元祿年間（1688-1704）以元賢所著《楞嚴

²⁵ 獨庵玄光，《經山獨菴叟護法集》，頁 191。

²⁶ 岡雅彥等，《江戶時代初期出版年表（天正十九年~明曆四年）》，頁 389。

²⁷ 万波寿子，《近世仏書の文化史——西本願寺の出版メディア》，頁 26-65。

²⁸ 連山交易，《鼓山晚錄》，頁 7459-7460。

²⁹ 連山交易，《歸藏采逸集》，頁 137。

³⁰ 永覺元賢，《淨慈要語》，頁 7847。

略疏》為底本，著有《首楞嚴經略疏折衷》。³¹ 除水戶的僧人之外，梅峰竺信曾於延寶八年（1680）編注《洞上古轍》，其徒高雲祖陵（1636-1686）³² 亦於寬文十一年（1671）訓點《最後語》。³³

從上可知江戶時代由書商推動的元賢著作出版狀況。以下將列舉元賢著作的主要出版書商，以揭示十七世紀元賢著作出版涉及的書商以及地域。

（一）戶嶋惣兵衛

因大成經事件遭流放的戶嶋惣兵衛以佛書為銷售主力，為元祿末年前江戶出版最多中國佛典的書商。³⁴ 其曾於延寶三年（1675）出版《洞上古轍》，至天和二年（1682）遭流放前，陸續出版元賢相關著作，如延寶五年（1677）出版連山交易³⁵ 注《禪餘內外質實》，延寶六年（1678）出版連山交易注《永覺和尚寐言質實》並於延寶九年（1681）出版元賢所著《禪林疏語》。戶嶋惣兵衛作為第一位在江戶出版元賢著作的書商，更邀請連山交易注釋元賢著作，掀起了江戶時代元賢著作的注釋之風。

³¹ 佐佐木章格，〈江戸期曹洞宗における楞嚴・楞伽の註釈について〉，頁 235-240。

³² 參末木文美士，〈《碧巖錄》の注釈書について〉，頁 34。

³³ 永覺元賢，《最後語》，頁 7696。

³⁴ 江戸室町三丁目、彫師。曾因《大成經》的偽書事件被流放。（見井上隆明，《改訂増補近世書林版元総覧》，頁 494；鹽田耕，《近世前期文学研究——伝記・書誌・出版》，頁 339-392）

³⁵ 連山交易本人的著作未由江戸的書商出版，而是由水戶當地的書商奧田重郎兵衛，分別於寬文十年出版《歸藏稿》、寬文十二年《寒山子詩集管解》、貞享二年《管見錄》、貞享三年《信心銘注》、《證道歌注》出版。（岡雅彥等，《江戸時代前期出版年表（万治元年~貞享五年）》，頁 395、443、858、917）

（二）ふや林傳左衛門³⁶

ふや（麩屋／婦屋／ふ屋）林傳左衛門以曹洞宗典籍為主力商品，曾出版獨庵玄光著作及永平寺知事清規等書，並於慶安五年（1652）出版《博山老人剩錄》，寬文八年（1668）、延寶五年（1677）年出版《鼓山為霖禪師語錄》，並於延寶元年（1673）出版《洞上古轍》，延寶八年（1680）出版頭書《洞上古轍》，天和二年（1682）出版交易注《鼓山晚錄》。

（三）柳枝軒小川多左衛門³⁷

出版大量面山瑞方（1683-1769）與禪門書籍的京都書房柳枝軒小川多左衛門，以與德川光圀（1628-1701）及貝原益軒（1630-1714）的親交聞名，其於江戶的分店也出版多種禪宗著作以及《宗統復古志》、卍山道白、面山瑞方等江戶洞僧著作。往後於延寶六年（1678）與京都、江戶的書商聯合刊行元賢著作《金剛經略疏》的鰲頭本³⁸，且於貞享二年（1685）出版道需的《佛祖三經指南》鰲頭本。

柳枝軒編纂於安永六年（1777）至天明二年（1782）《平安書肆柳枝軒佛書目錄》與天保四年（1833）至安政四年（1857）《御經書物所柳枝軒藏版目錄》的兩種廣告中，前者錄有「永覺錄 全三冊」、「同内集頭

³⁶ 岡雅彥等，《江戸時代前期出版年表（万治元年～貞享五年）》，頁 312、491、599、699、761、770；中野何必，〈江戸中期柳枝軒の求版書について〉，頁 13-14。

³⁷ 參中野何必，〈江戸中期柳枝軒における曹洞宗門との御用關係——面山瑞方との親交に着目して〉，頁 173-187、〈近世京都書肆柳枝軒小川多左衛門について〉頁 55-58；宗政五十緒，《近世京都出版文化の研究》，頁 231-235。

³⁸ 小川多左衛門於寶永年間與江戸書商小川彦九郎往來密切，小川多左衛門與江戸書店的关系，從永覺著作的合作出版來看，其與江戸書商的关系，或可推前至延寶年間。（參速水香織，《近世前期江戸出版文化史》，頁 213）而書店共同持有佛書板木，在江戸也屢見不鮮。（參鈴木俊幸，《書籍文化史料論》，頁 49）

書 全八冊」、「同外集頭書 全八冊」、「同外集 全三冊」、「弘釋錄 全二冊」，後者錄有「永覺晚錄 三」。³⁹ 其中「內集頭書」與「外集頭書」指的是戶嶋惣兵衛出版的《禪餘內外質實》，可見原先由其他書商出版的元賢著作版權轉移至柳枝軒。此外，柳枝軒還透過集中曹洞宗典籍版權，藉此確立其作為洞宗御用書林的地位，其中也包含元賢著作，例如其曾向林傳左衛門求《為霖禪師語錄》板木以及向伊勢講求取《永覺錄》、《永覺內集頭書》、《永覺外集頭書》、《弘釋錄》板木。⁴⁰ 遲至天明二年（1782）《禪餘內外質實》也轉由柳枝軒出版。而京都大學藏經書院本延寶八年（1680）頭書本《洞上古轍》印有柳枝軒「禪家書林」刊記，可知元賢著作及注釋的著作權在江戶中後期集中於柳枝軒。

（四）村上勘兵衛⁴¹

日蓮宗御用書林村上勘兵衛，以與深草元政（1623-1688）的親交聞名。曾於寬文四年（1664）出版湛然圓澄（1561-1627）《雲門顯聖寺散木禪師宗門或問》，並於延寶二年（1674）出版《竊言》，延寶四年（1676）出版《最後語》。

³⁹ 中野何必，〈駒澤大学図書館所蔵柳枝軒刊本刊記調査報告（二）蔵版目録の年代特定〉，頁 41-45、58。

⁴⁰ 中野何必，〈江戸中期柳枝軒の求版書について〉，頁 11-25。伊勢講由近世的佛書屋如村上勘兵衛、秋田屋平左衛門組成，然無法確定伊勢講是直接讓渡所有權或是負責居中協調。

⁴¹ 平樂寺主人，初代為村上淨德（?-1626），二代淨清（生卒年不詳）開始出版物從醫書擴大到佛書、歌書物語等等，三代宗信（?-1663）從淨土宗改宗為日蓮宗，四代元信與深草元政交好，獨佔元政的著作出版。寬文八年與武村市兵衛等人組成法華宗門書堂，後被指定為京都日蓮宗的指定藏版。見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會社編，《出版文化人物事典》，頁 388；市古夏生，《元祿・正徳板元別出版書総覧》，頁 57。

（五）中野是誰、中野市右衛門⁴²

京都重要的書商中野一家，早在寬永十九年（1642）覆刻《嘉興藏》版《宗鏡錄》，並於慶安三年（1650）出版《博山和尚參禪警語》及湛然圓澄所著《妙法蓮華經意語》，並於寬文六年（1666）及延寶二年（1674）年出版元賢著《鼓山晚錄》及《淨慈要語》。中野市右衛門則於承應二年（1653）出版元賢所著《楞嚴略疏》。除卻獨立出版之外，元賢所著《金剛經略疏》還可見同一書商重版以及橫跨京都以及江戶的不同書商合版的現象。⁴³

綜上所述，十七世紀下半葉元賢著作出版發源於當時的出版中心京都⁴⁴，並且由江戶書商戶嶋惣兵衛首先邀請僧人注釋元賢著作，此舉可能往後影響到《洞上古轍》等元賢著作注釋之風。出版元賢著作的書商或與洞宗關係匪淺，亦或如中野是誰曾覆刻《嘉興藏》等明清佛典，而雖然多家商書參與其中，時至江戶中晚期，柳枝軒透過求版等方式掌握多種元賢著作版權。如前言所述曹洞宗並無淨土真宗式的檀林機構，元賢著作也未如《正法眼藏》本山有參與開版，無論出版、注釋皆由書商主導，而在僅

⁴² 中野是誰寬文九年歿。曾出版《碧巖錄》、《博山和尚參禪警語》、《宗鏡錄》等書，中野市右衛門多以出版醫書、佛書、假名草子等為主。安藤武彥，〈出版書林中野道伴伝關係資料〉，頁 13；堀川貴司，《書誌学入門——古典籍を見る・知る・読む》，頁 159；野沢佳美，〈江戸時代における明版嘉興藏輸入の影響について〉，頁 40-55。

⁴³ 如歷史悠久的佛書出版商秋田屋平左衛門於承應二年及延寶六年出版《金剛經略疏》。延寶六年本《金剛略疏》則牽涉淺草、京都的書商。江戶時期京都與江戶書商的合作關係，參速水香織，《近世前期江戸出版文化史》，頁 23-62。

⁴⁴ 以下京都書商於下述年份分別出版永覺元賢著作：吉川清兵衛於寬文十一年出版《最後語》；林五郎兵衛於貞享三年出版《楞嚴略疏》、貞享四年出版《般若心經指掌》；中野吉右衛門於寬文四年出版《淨慈要語》；林五郎兵衛於貞享三年出版《楞嚴略疏》，並於元祿五年、七年出版《繼燈錄》與《鼓山志》。

僅不到半世紀就出版將近二十種元賢著作，可想見當時元賢著作的風行程度。

三、江戶時代的永覺元賢注釋： 連山交易與《禪餘內外集質實》

前一節透過梳理元賢和刻本著作的出版時間以及書商，嘗試勾勒江戶時代元賢著作的出版概況以及過程中書商的推波助瀾。此節擬透過比對元賢著作《禪餘外集》版本，確認連山交易注釋底本，進而釐清《禪餘內外集質實》的註解過程與影響。

現存最早的《禪餘內集》與《禪餘外集》為日本內閣文庫藏崇禎十六年（1643）八卷六冊本，此外駒澤大學圖書館藏有慶安元年（1648）中野次兵衛所刊《禪餘外集》覆刻崇禎本八卷八冊本以及延寶五年（1677）連山交易鰲頭評註《禪餘外集質實》、《禪餘內集質實》八卷八冊本。⁴⁵對照駒澤大學所藏慶安本《禪餘外集》，則可知《禪餘外集質實》的底本為慶安本，而非崇禎本或《嘉興藏》本。⁴⁶

⁴⁵ 永覺元賢相關著作版本，參駒澤大學圖書館編，《新纂禪籍目錄》；野口善敬，〈《禪餘內集》、《禪餘外集》解題〉，頁 3；長谷部幽蹊，《明清佛教研究資料》，頁 296-300；莊崑木，〈為霖道需禪師的生平與著作〉，頁 177-182。根據《新纂禪籍目錄》，《禪餘內集》、《禪餘外集》相關書目尚有永久俊雄藏、大牛著寶永二年寫本《禪餘內集之鈔》2 冊，駒澤大學圖書館藏推斷為江戶中期所出版《鼓山永覺禪師禪餘詩集》。駒澤大學圖書館藏寫本《禪餘內記私記》1 冊、貞享五年寫本《禪餘內集愚蒙鈔》8 卷 2 冊、正保十六年《禪餘內集》8 冊及松ヶ岡文庫藏享保五年出版《禪餘外集之辨疑》1 冊。

⁴⁶ 野口善敬已指出《內集》與《外集》加以刪節才收入《永覺和尚廣錄》。野口善敬，〈《禪餘內集》、《禪餘外集》解題〉，頁 3。以內閣文庫藏崇禎八卷本《禪餘外集》為底本，《禪餘外集》的內容可對應《永覺和尚廣錄》卷 13 至卷 20 以及卷 24 到 26。《禪餘外集》卷 3「答袁爾玉茂才」、「復曾二雲大參」、「答傳幼心諫臺」於《永覺和尚廣錄》皆有未收錄或是收錄

作為江戶時代首位注釋元賢著作的僧人，連山交易於寬永十二年（1635）生於常州水戶（今茨城縣東茨城郡），十六歲出家，於蒼泉寺閣翁和尚座下剃度，往後參學京都興聖寺，閱讀《楞嚴經》得契悟。歸鄉後，遍歷講席，於寬文三年（1663）住持蒼龍寺，寬文九年（1669）應德川光圀（1628-1701）之請，住錫天童山大雄院，後曾任僧錄司，元祿七年（1694）圓寂。交易與德川光圀、東皋心越（1639-1696）、卍山道白等皆有詩文酬酢，往後為卍山道白一脈推舉為曹洞宗宗統復古運動的先聲。與元賢相同，交易亦著作等身，據統計交易共有三十種著作，遍及詩文集如《歸藏稿》、《歸藏采逸集》，《楞嚴經》、《般若心經》、《金剛經》等佛典注釋，並訓點、注釋永覺元賢、無異元來（1575-1630）、永明延壽（904-976）、慧洪覺範（1071-1128）等中國僧人著作。⁴⁷ 結合其生涯，交易在承應三年（1654）參學宇治興聖寺時，或許就曾經眼出版於京都的《禪餘外集》。

而在注釋《禪餘外集》前，交易就已公開教授此書。其所著《歸藏稿》曾自述於寬文五年（1665）講《禪餘集》，此年交易於蒼龍寺結夏，〈禪餘集講竟〉一詩，其曰：「莫言石鼓三緘口，內外集成禪宗餘。語句曾無蔬筍氣，使人得厭任公魚。」⁴⁸「石鼓」原為福建地名，往後元賢用

不全之處。而標題亦有更改之處，如《鼓山寺志》、《開元寺志》相關篇章，皆刪去鼓山、開元二字。卷 6「諸祖道影贊」，《禪餘外集》無收錄「睦州陳尊宿」，亦稱「章安灌頂法師」為「章安結集法師」、「東林慧遠」為「東林惠遠」。卷 7「別鼓山」則不見於《廣錄》。卷 8「送泰水法師歸閩」，《廣錄》則作「送某法師歸閩」。如卷 3 頁 9 下，崇禎本作「重建寶方」，慶安本作「重創寶方」；卷 6 頁 14 上，崇禎本作「普垂接引」，慶安本作「普垂引」等等。慶安本與崇禎本相異之處，《禪餘外集質實》則依照慶安本。

⁴⁷ 連山交易的生平、著作，參立林宮太郎，《連山和尚》；佐佐木章格，〈連山交易の研究（一）——その行実と年譜〉，頁 76-99、〈連山交易の研究（二）——その著述について〉，頁 209-215；大森林造，《連山禪師——天真・清徹の生涯》；岡田宜法，《日本禪籍史論》上卷，頁 359-362。

⁴⁸ 連山交易，《歸藏稿》，頁 4。

以自稱，而「三緘口」源於元賢曾自言於鼓山七年不上堂一事，其曰：「老僧三緘其口，七載不上堂。」⁴⁹ 全詩讚賞元賢所著《禪餘內集》、《禪餘外集》，並無僧人著作常見的消極以及沈溺自然，而是如《莊子》〈外物篇〉中任公所釣大魚，能令二書的讀者莫不滿足於其廣闊氣象。⁵⁰ 而講《禪餘集》一事，也成為交易生涯的重要事件之一，其行實曰：「講《禪餘集》，垂範於鼓山之新範。」⁵¹ 值得關注的是，交易除《禪餘集》外，也曾於寬文二年（1662）至八年（1668）講一雨通潤（1565-1624）《楞嚴合轍》，此事一方面源於交易讀《楞嚴經》契悟一事，一方面也足見其對中國近世佛典的高度關注。⁵²

如今不見戶嶋惣兵衛與交易的往來書信，因此無法確認兩方的來往過程，然自寬文五年（1665）講《禪餘集》，至延寶四年（1676）〈禪餘內外集質實跋〉完稿期間，交易曾於〈答慧觀上座書〉中，述及手邊無有大藏經參考下注釋之困難，並言及數年來書商多次請求注釋《禪餘集》，其曰：「予數年以來被剗厥氏請，參考永覺和尚《禪餘集》事實。雖然只恐寡聞淺識，不易及其萬一，故不能速成矣。」⁵³

《禪餘內外集質實》作為鰲頭注釋，除了字句校勘或是未能考辨之處以外⁵⁴，幾乎不見交易的個人意見，難以見得交易對於二書的看法。但交易曾於延寶四年（1676）〈禪餘內外集質實跋〉盛讚《禪餘集》遠勝時人之作，其曰：「永覺大師所實於智囊者，調八斗乎？調一石乎？抑亦調不

⁴⁹ 《永覺和尚廣錄》，《徑山藏》冊 168，頁 182。

⁵⁰ 晚明僧詩的疏筍氣相關評價，見廖肇亨，〈錢謙益僧詩史觀的再省思——從《列朝詩集》選評詩僧談起〉，頁 239-273。

⁵¹ 連山交易，《歸藏采逸集》，頁 150。

⁵² 佐佐木章格，〈江戸期曹洞宗における楞嚴・楞伽の註釈について〉，頁 236。

⁵³ 連山交易，《歸藏采逸集》，頁 137。

⁵⁴ 校勘處如「近於世」一條引《淨慈要語》認為「於」一字當為「輓」；又或是未能考釋，如「鼓山勝蹟志」一條，曰：「雖然予未見《鼓山志》，故其中事未能詳考者多矣」。（參連山交易，《禪餘外集質實》，頁 5769、6864）

可思量乎？若夫《禪餘集》亦溢出於其中之塵垢也。其塵垢也，勝世之所謂金玉也遠矣。」⁵⁵ 上述評價對交易而言，或許並非溢美之詞，結合上述詩文可知《禪餘集》並非單純閱讀、註解的文本，更是交易宣講的材料之一。

寬文五年（1665）交易還曾講解《禪餘外集》中戒殺、放生文，其曰：「余今夏為眾講永覺禪師《禪餘集》。其第四卷有戒殺生及勸放生之文。講而至此不覺引起惻隱慌惕之心。」⁵⁶ 如果對照《外集質實》戒殺、放生相關文字，可以發現並無引用祿宏著作，此現象可能反映交易的戒殺、放生觀可能折射自元賢而非當時流行的祿宏。⁵⁷ 而除了講述《禪餘外集》之外，如果著眼於《禪餘內外集質實》的注釋內容，可發現《內集》注釋多有引用《外集》正文、注釋之處，可知外集的注釋早於內集⁵⁸，且《外集》的注釋篇幅以及密度也較《內集》詳實，可能源於交易以往宣講《禪餘外集》的經驗。

此節以《禪餘外集》的版本為始，確認交易注釋《禪餘內外集質實》的底本，並且透過整理其對《禪餘內集》、《禪餘外集》的評價以及宣講《禪餘外集》的例證，嘗試提出近世曹洞僧人的教學現場可能是元賢著作的需求來源之一，以及交易的注釋結構可能源於其曾宣講《禪餘外集》的經驗。而除了交易之外，元祿十二年（1699）秋，住持洞宗檀林之一青松寺的竺岩梅仙（1649-1715）也曾宣講《禪餘外集》⁵⁹，或許即是以《禪餘外集質實》為底本。足見《禪餘外集質實》出版後可能作為曹洞僧團教科書流傳。

⁵⁵ 連山交易，〈禪餘內外集質實跋〉，跋頁1上。

⁵⁶ 連山交易，《歸藏稿》，頁3-4。

⁵⁷ 參木村迪子，〈近世前期における中国浄土教文献の受容について——真宗宗学・教化の現場に注目して〉，頁151-168。

⁵⁸ 如「具于外集第四卷答呂天池啓」等，見連山交易，《禪餘外集質實》，頁6069、6074、6079、6082、6273、6756。

⁵⁹ 横関了胤，《江戸時代洞門政要》第2版，頁835。

四、《禪餘外集質實》的接受史：以《禪餘詩集》、《禪疑外集撮要抄》為中心

前一節以《禪餘內外集質實》的注釋以及交易曾講論《禪餘外集》一事為中心。此節將討論交易注釋的《禪餘外集質實》，進一步成為江戶時代《禪餘外集》接受底本的現象。此節擬透過駒澤大學圖書館所藏《禪餘詩集》跟東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禪疑外集撮要抄》（以下稱《撮要抄》）二書的版本以及內容，探討《禪餘內外集質實》的影響。

《禪餘詩集》現藏駒澤大學圖書館。封面（15.7cm x 11.1cm），書名籤題為「鼓山禪餘詩集」。封面後尚有一黃紙封面，書名籤題為「鼓山禪餘詩集」，黃紙封面背後記有「鼓山永覺禪師著／禪餘集／華陽山人藏」。全書無目錄，不分卷，內容分為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絕句、六言絕句、七言絕詩、附錄，每一體裁首句上方有朱點。內文共四十七丁，三十四丁以降為附錄。卷初第一行題有「鼓山永覺禪師禪餘詩集」，第二行題「（低一格）五言律詩（低七格）侍者道順太中錄」。版框四周單邊無界，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寫有「詩集（丁付）」。

有訓點及朱筆修訂錯字。⁶⁰

參照本書的訓點，可知內容翻刻連山交易所注《禪餘外集》及《鼓山晚錄》。正文翻刻連山交易注釋《禪餘外集質實》卷七五言律詩「登聖泉岩」至卷八「宿劍津」，附錄則翻刻連山交易所注《鼓山晚錄》卷六「懷徐希虞廣文」至「稅擔淨輝二禪人北上請藏經 其二」⁶¹，由於訓點完全依照交易注釋本，因此出版年應為天和二年（1682）連山交易所注《鼓山晚錄》出版之後。

⁶⁰ 書中朱筆之例，如改「度」為「席」、改「兆」為「北」，見《禪餘詩集》，頁8下、16下。尚有「上小字可無」之朱筆，見於頁7下。而尚有於第一行欄外上寫有「寄」一字，《禪餘詩集》，頁10上。

⁶¹ 附錄所刊刻的詩作順序，與《鼓山晚錄》相同，然《鼓山晚錄》中所收錄〈送淨和師歸舊隱〉、〈僧兵嘆〉、〈懷夢觀〉、〈懷鄭所南〉等詩則未收錄。

此書明顯未經縝密校勘，多有誤認、翻刻錯誤之處⁶²，且書籍尺寸近似通俗讀物、勸化本的小本，而大小相近的《禪偈摘葉》〈刊記〉言：「此書ハ和漢古德ノ偈頌ノ韻礎ヲ數多撰集シテ而モ小冊ナレバ行旅ニ持スルニ宜シク」⁶³，可知《禪餘詩集》的大小或為便利傳播、攜帶。⁶⁴ 同時期日本也曾出版明清僧人的詩集單行本，如元祿五年（1692）問世的三卷二冊本《紫栢老人詩集》。⁶⁵ 然《紫栢老人詩集》為木活字大本，相比之下整版小本的《禪餘詩集》可能印量以及需求量更為龐大。

相較於《禪餘詩集》覆刻連山交易《禪餘外集質實》與《鼓山晚錄》原文及訓點，東京大學圖書館藏慈覺集《撮要抄》⁶⁶ 則是延伸、補充連山交易的注釋。以下將說明版本資訊及其註解策略。

《撮要抄》為寫本，四眼裝，封面（26.2cm x 17.5cm）題有「禪餘外集辨疑抄」、「慈覺集」，封面後有方形「東京帝／國大學／圖書印」朱印及記有入館時間的「東京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 明治四十三年四月十九

⁶² 如「過報親寺登飛來閣」詩中「江北江南春正濃」一句，由於《禪餘外集質實》中「北」一字的字型近於「兆」，《禪餘詩集》可能因此認成「兆」，而後由朱筆改成正確的「北」，見《禪餘詩集》，頁 16 下。此外如「聞谷大師放生社留別十韻」，亦出現錯認《禪餘外集》異體字，改原文「叮嚀」為「可寧」之例，見《禪餘詩集》，頁 14 下。校勘依連山交易，《禪餘外集質實》，頁 7079、7073；《禪餘外集質實》卷 8，頁 1 上、頁 3 下。

⁶³ 芝山和尚，《禪偈摘葉》〈刊記〉，東京大學漢籍コーナー藏。

⁶⁴ 国文学研究資料館，《和書のさまざま——書誌学入門》，頁 11；万波寿子，《近世仏書の文化史》，頁 104。

⁶⁵ 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增補補正版》，頁 186。筆者所見三卷二冊本《紫栢老人詩集》分別藏於公文書館與日本國會圖書館。江戶僧詩研究，參廖肇亨，《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關懷》，頁 301-334、〈明清之際渡日黃檗僧侶詩文中的聖境與俗世——以福濟寺系為中心〉，頁 76-96、〈黃檗宗與江戶中期僧詩論析——以僧詩選集為進路的考察〉，頁 33-58。

⁶⁶ 此書或與松ヶ岡文庫所藏享保五年出版《禪餘外集之辨疑》有關，參《新纂禪籍目錄》，頁 262。

日」橢圓形黑印。每半葉十二行，每行十六字。卷初有方形「東京帝／國大學／圖書印」朱印，首句為「永覺和尚禪餘外集卷之五」，頁二十二下第五行題有「禪餘外集第六」，頁三十七上第六行題有「禪餘外集卷之七」，頁五十五下第四行題有「禪餘外集撮要抄終／空行／享保四年極月己亥之龍次／空行／西上州群馬郡高濱村於長信精舍／（空十一格）周晁書焉」。每一註解詞彙欄外皆有黑色圈點。正文及跋共五十五丁。書名則以跋為準，稱《禪餘外集撮要抄》。

《撮要抄》內文由註解詞彙、註解內容以及丁數「（初／丁數）丁／右／左」所構成。丁數的部分，每卷個別計算，分為卷五、卷六、卷七，並以左右稱呼頁上、下。而對應的頁數，除了少部分不吻合之處或筆誤之外，皆能對應延寶五年（1677）連山交易注《禪餘外集質實》。⁶⁷ 然而此書並非重新注釋《禪餘外集》白文，而是在《外集質實》注釋的基礎上另行注釋。以下將列舉此書內容，加以對照《外集質實》的注釋以說明此現象。

首先，《撮要抄》的註解，對應《外集質實》之處，多會在條目下標以「首旨」。⁶⁸ 如頁三十二上「十種三寶」、「善信 首書」、「遽白群主」三條，並非出自元賢筆下，而是出自《外集質實》卷六注釋〈四明法智法師〉一詞所引用《佛祖統紀》「十七祖法智尊者知禮」一文。《佛祖統紀》原文如下：

初是《光明玄》有廣、略二本，並行於世。景德前錢唐恩師製

⁶⁷ 頁數不吻合之處，如「吞萬象」一條標為五丁右，然對照延寶五年本，當為五丁左，慈覺集，《禪餘外集撮要抄》，頁 1 下-2 上；連山交易，《禪餘外集質實》，頁 6822。筆誤之處，如「松隱茂禪師」頁數標記為卅六丁右，對應《禪餘外集》為卅七丁左，而寫本作者皆照丁數抄錄，此條前後為卅七丁左、卅八丁右，故當為筆誤，見頁 29 上。

⁶⁸ 例外之處，如「十種三寶」、「遽白群主」兩條並無標明首書，但仍本於首書。「骨董」一條雖標「首書」，應是指〈東林惠遠禪師〉中「深入般若門，別開骨董舖」。見慈覺集，《禪餘外集撮要抄》，頁 32 上-下。連山交易，《禪餘外集質實》，頁 6984-6985、6991。

《發揮記》專解略本，謂**十種三法**，純談法性，不須更立觀心，廣本有之者，後人擅加耳。慈光門人奉先清靈光敏，共造難辭二十條輔成其義。時寶山**善信**致書法智，請評之……時孤山居昭師座端，觀如什論辯不可，當**遽白郡守**，以來無公據，發遣令還，不復致答。⁶⁹

由此可知《撮要抄》注釋「十種三法」、「寶山善信」、「遽白郡守」，而誤寫三法為三寶，郡守為群主。《佛祖統紀》此段講述慈光晤恩（912-986）基於略本，著《金光明玄義發揮記》，將廣本觀心相關段落視為後人的偽造，引發宋代天台山家、山外圍繞《金光明經玄義》廣、略二本之爭。⁷⁰ 此處《撮要抄》引《金光明經玄義首書》釋三德、三寶、三涅槃、三身等十種天台以三為名的十種名相，解釋《外集質實》所引用《佛祖統紀》原文。由此可知《撮要抄》的注釋範圍更包含《外集質實》的注釋，而非僅有《禪餘外集》正文。

作為《外集質實》的延伸，兩本著作的出版年代至少相去四十年，此段時間其餘元賢著作和刻本相繼問世，如連山交易注釋《禪餘外集》時，坦承未能見得《鼓山志》，其曰：「自此已下〈鼓山志論〉六篇，可是拔取自《鼓山志》中，而錄于此也。雖然予未見《鼓山志》，故其中事未能詳考者多矣。」⁷¹ 此六篇文章——「鼓山勝蹟志論」、「鼓山建置志論」、「鼓山僧寶志論」、「鼓山田賦志論」、「鼓山藝文志論」、「鼓山雜誌論」——除了《鼓山志》外，皆削除「鼓山」兩字，統稱為〈鼓山寺志論〉，收錄於《廣錄》⁷²，故除了《鼓山志》之外，交易注釋《禪餘外集》時，或未曾經眼《廣錄》。對此《撮要抄》則引《鼓山志》，對照篇章出處，加以對勘《禪餘外集》與《鼓山志》。⁷³ 而除了《鼓山

⁶⁹ 《佛祖統紀》，《大正藏》冊 49，頁 192；連山交易，《禪餘外集質實》，頁 6984-6985。引文中粗體為筆者所加。

⁷⁰ 林鳴宇，〈宋代天臺研究序說〉，頁 185-224。

⁷¹ 連山交易，《禪餘外集質實》，頁 6864。

⁷² 永覺元賢，《永覺和尚廣錄》，頁 359-361。

⁷³ 慈覺集，《禪餘外集撮要抄》，頁 16 下-17 下。

志》，《撮要抄》尚有引用《建州弘釋錄》與《廣錄》加以校對，如「他務雖《弘釋錄》雖字上有則字」、「霓驥《鼓山志》作電煙霞廬《廣錄》作廬 四丁ノ右」⁷⁴。字詞的校勘之外，《外集質實》無有注釋之處，《撮要抄》也嘗試加以注釋。如卷五「關內聞鐘聲」、「三合五合」，交易則直言「未考」及「未詳其實」，《撮要抄》則引《釋鑑稽古略續集》、《東坡禪喜集》加以注釋。⁷⁵

綜觀《撮要抄》的注解選擇，相較以人物、儒學觀念、佛教名相為主的《外集質實》，《撮要抄》中，更注解單字如「詩」、「庸」、「嘖」，或是「五言」、「五言詩」、「古詩」、「七言」等基礎詞彙，以至建武、天監等年號⁷⁶，也較《外集質實》引用更多外典。《撮要抄》卷六西天、東土諸宗祖師贊，僅以「以上十四尊《傳燈錄》第一卷」、「以下十三尊見《傳燈錄》第三卷」⁷⁷帶過。可見此書在校勘、增補《外集質實》之上，一方面儘量不重複《外集質實》已經注釋過的內容，一方面還另引他文解釋《外集質實》既有注釋，顯示《撮要抄》與《禪餘外集質實》搭配閱讀的可能。

此書鈔錄於群馬郡高濱村長信精舍，長信精舍應為當地創立於天正三年（1575）的曹洞寺院長信寺，屬了庵派雙林寺一系的末寺⁷⁸，顯示《禪餘外集質實》透過僧錄司注釋成書後，直至教團末寺的閱讀風氣。

以上透過《禪餘詩集》、《禪疑外集辨疑抄》的版本資訊，嘗試展示江戶時代連山交易所注釋《禪餘外集質實》作為底本，被翻刻、再注釋的現象。據此，《禪餘外集質實》一書形成從僧錄司注釋，進而為檀林講學

⁷⁴ 慈覺集，《禪餘外集撮要抄》，頁13上、頁36下。此外另有一例「之上 上之字《廣錄》又唐本作土之字」，頁23上。然此處所言唐本為何書，待考。

⁷⁵ 慈覺集，《禪餘外集撮要抄》，頁9上-下；連山交易，《禪餘外集質實》，頁6842-6843。

⁷⁶ 慈覺集，《禪餘外集撮要抄》，頁34下、36上、37下。頁34上-35上、41上、頁33下。

⁷⁷ 慈覺集，《禪餘外集撮要抄》，頁23下。

⁷⁸ 橫関了胤，《江戶時代洞門政要》第2版，頁440、586、686。

使用，再分化為商業出版的詩集或是為曹洞末寺所閱讀的講義，形成曹洞僧團內外、上下的元賢接受史。

五、結論

本文透過梳理江戶時代元賢著作出版時間、書商、注釋者，闡述《嘉興藏》本之外，元賢著作單行本的出版狀況，進而以連山交易所注《禪餘內外集質實》為核心，探討其生平與《禪餘內外集》的連結，以彰顯近世曹洞僧人教學現場對於元賢著作的需求及應用。最後，江戶時代出版業興盛的同時，寫本與刊本流通於收藏家、讀者、出版相關行業之中，《禪餘詩集》與《禪餘外集撮要抄》的出版，顯示交易所注《禪餘外集質實》在出版後，透過刊本以及寫本兩種形式加以繼承、增補的現象。《禪餘詩集》選輯元賢詩作，《撮要抄》搭配《外集質實》閱讀的再注釋，顯示了元賢著作在江戶的兩種流通以及閱讀可能。以下為本文所涉及《禪餘外集》的出版順序以及特徵：

崇禎本《禪餘外集》⇨

慶安元年本《禪餘外集》：覆刻、訓點崇禎本⇨

延寶五年本《禪餘外集質實》：注釋慶安本⇨

一、《禪餘詩集》：覆刻《禪餘外集質實》、《鼓山晚錄》

二、《禪餘外集撮要抄》：注釋、補充《禪餘外集質實》

其中《禪餘詩集》的出版，可能反映的是曹洞僧團外對元賢著作的需求。前賢已論及元賢有詩作選入《和漢高僧詩偈抄》⁷⁹，顯示元賢詩作為時人所注目。然而時至江戶後期，《禪餘詩集》並不見於與曹洞宗門關係密切的柳枝軒以及尚古堂田中甚兵衛的出版著作中，可能代表彼時當曹洞宗門將視野投向漢詩文時，並沒有特別關注元賢的詩作。⁸⁰

⁷⁹ 廖肇亨，〈黃檗宗與江戶中期僧詩論析——以僧詩選集為進路的考察〉，頁 33-58。

⁸⁰ 中野何必，〈尚古堂田中甚兵衛刊行仏書の研究〉，頁 1-33。

此文以《禪餘外集》為主軸，不免忽略《禪餘內集》的接受史。駒澤大學藏有《永覺禪餘內集愚蒙鈔》、《永覺大師禪餘內集私記》結構類似《禪餘外集撮要抄》，且後者雖不見抄錄者姓名以及抄錄年份，但舊藏於「但馬國出石郡出石町誓願寺」，誓願寺為明治時期廢寺的曹洞寺院⁸¹，顯見《禪餘內集》相關著作也為地方的曹洞寺院所收藏。而單行本之外，元賢入藏的《廣錄》的閱讀、註解史也仍需進一步探究。⁸²

綜觀江戶時代元賢的著作接受，其中最為看重的著作，毫無疑義為《洞上古轍》，然本文透過《禪餘外集》嘗試鬆脫的正是江戶時代元賢接受史的既往面貌⁸³，顯示並非僅有熱心於宗門思想的僧侶閱讀元賢著作，《禪餘外集質實》、《禪餘詩集》、《撮要抄》揭示了元賢著作透過註釋為市場以及曹洞宗僧團末寺所認識的情況。

以元賢著作為核心，從接受史以及書籍史兩方面，尚有以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相關問題：一、元賢的淨土、戒律、佛典註釋，如何被江戶時代的曹洞宗僧接受。二、元賢著作對於近世曹洞宗僧團教育、儀式的影響為何。三、江戶、京都以外元賢著作的地方出版研究。抄錄於群馬高濱村的《撮要抄》，雖無特定史料顯示抄寫過程以及底本的來源，底本或可能來自個人，或從當地寺院借出，或直接購入《禪餘外集質實》，而此種跳脫於長崎、京都、江戶、大阪以及水戶等地，而形成的地域編纂書物⁸⁴ 並

⁸¹ 橫関了胤，《江戶時代洞門政要》第2版，頁611。

⁸² 江戶的書林出版目錄中記有「永覺廣錄 交易」、「同廣錄 交易」「村上四 同廣錄鈔」、「戸嶋 風月 秋田 同廣錄 交易」，可能為《永覺和尚廣錄》，然如今未存交易註釋原書。《延寶三年刊書籍目錄》，頁172；《元祿五年刊書籍目錄》，頁246；《元祿九年・寶永六年書籍目錄大全》，頁367；《正德五年書籍目錄大全》，頁80。而《永覺和尚廣錄》尚有未入藏的十卷本存在，參常盤大定，《支那佛教史蹟踏查記》，頁663。

⁸³ 江戶、明治時期書籍的出版、流動及書價，參鈴木俊幸，《書籍文化史料論》。

⁸⁴ ピーター・コーニツキー，《外から見た江戸時代の書籍文化——写本・版本・在外書籍》，頁248-249；工藤航平，《近世蔵書文化論——地域「知」の形成と社会》，頁216。

非孤例，如今可見愛媛、兵庫、群馬、長野等地藏有元賢《鼓山晚錄》、《淨慈要語》的註解本以及抄錄元賢上堂語的著作⁸⁵，可知元賢淨土、禪學思想在江戶時代各地蘊藏的研究潛力。

⁸⁵ 曹洞宗文化財調查委員會編，《曹洞宗文化財調查目錄解題集》4，頁 422、《曹洞宗文化財調查目錄解題集》5，頁 352、《曹洞宗文化財調查目錄解題集》6，頁 423、《曹洞宗文化財調查目錄解題集》7，頁 169。

【參考書目】

一、佛教藏經

- 《佛祖統紀》，《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東京：大藏經刊行會。
《東林語錄》，《大正藏》冊 82，第 2598 號，東京：大藏經刊行會。
《報恩編》，《大正藏》冊 82，第 2600 號，東京：大藏經刊行會。
《永覺和尚廣錄》，《徑山藏》冊 168，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二、古籍

- 《永覺和尚竊言質實》，《近世漢籍叢刊》思想四編第 9 冊，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 年。
《佛祖源流贊》，東京大學圖書館鷗外文庫藏。
《風流袋》，寬保四年本，鹿苑寺藏。
《淨慈要語》，《近世漢籍叢刊》思想四編第 9 冊，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 年。
《最後語》，《近世漢籍叢刊》思想四編第 9 冊，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 年。
《經山獨菴叟護法集》，《曹洞宗全書》語錄一，東京：曹洞宗全書刊行會，1973 年。
《鼓山為霖語錄》，寬文八年刊本，早稻田大學藏。
《鼓山晚錄》，《近世漢籍叢刊》思想四編第 9 冊，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 年。
《壽昌和尚語錄》，承應三年本，京都大學藏。
《燕南記譚》，寒山寺藏。
《禪偈摘葉》，天保六年本，東京大學漢籍コーナー藏。
《禪餘內外集質實》，延寶五年本，早稻田大學藏。
《禪餘內集》、《禪餘外集》，崇禎十六年本，公文書館藏。
《禪餘外集》，慶安元年本，駒澤大學藏。
《禪餘外集撮要抄》，享保四年本，東京大學圖書館藏。
《禪餘外集質實》，《近世漢籍叢刊》思想四編第 8 冊，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 年。
《禪餘詩集》，駒澤大學圖書館藏。
《歸藏采逸集》，《曹洞宗全書》續語錄一，東京：曹洞宗全書刊行會，1973 年。
《歸藏稿》，《曹洞宗全書》語錄二，東京：曹洞宗全書刊行會，1970 年。

三、中日文專書、論文

- ピーター・コーニツキー 2025 《外から見た江戸時代の書籍文化——写本・版本・在外書籍》，東京：勉誠出版。
- 万波寿子 2018 《近世仏書の文化史——西本願寺の出版メディア》，京都：法藏館。
- 大和博幸 2019 《江戸期の広域出版流通》，東京：新典社。
- 大庭脩 1984 《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東京：同朋社。
- 大庭脩編 1972 《舶載書目》，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
- 大森林造 1989 《連山禪師——天真・清徹の生涯》，茨城：筑波書林。
- 小早川浩大 2007 〈近世曹洞宗と覚範慧洪——《護法集》の記述を中心に〉，《宗学研究》49，頁 109-114。
- 工藤航平 2017 《近世蔵書文化論——地域「知」の形成と社会》，東京：勉誠出版。
- 中野何必 2025 〈近世曹洞宗出版文化の研究——書物の出版と受容に関する書誌学的考察〉，《駒沢大学大学院仏教学研究會年報》58，頁 41-52。
- 中野何必 2021 〈尚古堂田中甚兵衛刊行仏書の研究——無隠道費の著作を中心として〉，《曹洞宗研究員研究紀要》51，頁 1-33。
- 中野何必 2020a 〈江戸中期柳枝軒における曹洞宗門との御用関係——面山瑞方との親交に着目して〉，《駒沢大学仏教学部論集》51，頁 173-187。
- 中野何必 2020b 〈江戸中期柳枝軒の求版書について〉，《駒沢大学大学院仏教学研究會年報》54，頁 11-25。
- 中野何必 2020c 〈近世曹洞宗の檀林について〉，《曹洞宗総合研究センター學術大會紀要》21，頁 189-194。
- 中野何必 2020d 〈近世曹洞宗における遍参僧の修行と法臘〉，《日本仏教教育学研究》28，頁 45-69。
- 中野何必 2019a 〈近世京都書肆柳枝軒小川多左衛門について〉，《印度学仏教学研究》147，頁 575-578。
- 中野何必 2019b 〈駒澤大学図書館所蔵柳枝軒刊本刊記調査報告（二）蔵版目録の年代特定〉，《駒沢大学大学院仏教学研究會年報》52，頁 29-67。
- 井上隆明 1998 《改訂増補近世書林版元総覧》，武蔵村：青裳堂書店。
- 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會社 2013 《出版文化人物事典》，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
- 木村迪子 2019 〈近世前期における中国浄土教文献の受容について——真宗宗

- 学・教化の現場に注目して〉，《日本仏教総合研究》17，頁 151-168。
- 王芳 2016 〈《嘉興蔵》と江戸仏教——鳳潭《扶桑蔵外現存目録》を中心に〉，《インド哲學佛教學研究》24，頁 63-85。
- 王芳 2008 〈鳳潭と永覚元賢曹洞偏正五位理解について〉，《インド哲学仏教学研究》15，頁 131-143。
- 紀華傳 2014 《明清鼓山曹洞宗文獻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市古夏生 2014 《元祿・正徳板元別出版書総覧》，東京：勉誠出版。
- 末本文美士 1993 〈《碧巖録》の注釈書について〉，《公益財団法人松ヶ岡文庫研究年報》7，頁 23-54。
- 永井政之 1995 〈独庵玄光と中国禅——ある日本僧の中国文化理解〉，《独庵玄光と江戸思潮》，東京：ぺりかん社。
- 立林宮太郎 1919 《連山和尚》，東京：修史閣。
- 安藤武彦 1975 〈出版書林中野道伴伝関係資料〉，《日本古書通信》376，頁 13。
- 西村玲 2018 《近世仏教論》，京都：法藏館。
- 佐佐木章格 1988 〈連山交易の研究（二）——その著述について〉，《宗学研究》30，頁 209-215。
- 佐佐木章格 1987 〈江戸期曹洞宗における楞嚴・楞伽の註釈について〉，《印度学仏教学研究》71，頁 235-240。
- 佐佐木章格 1986 〈連山交易の研究（一）——その行実と年譜〉，《曹洞宗研究紀要》18，頁 76-99。
- 国文学研究資料館 2007 《和書のさまざま——書誌学入門》，東京：国文学資料館。
- 宗政五十緒 1982 《近世京都出版文化の研究》，京都：同朋舎。
- 岡田宜法 1972 《日本禅籍史論 曹洞禅編》，東京：國書刊行會。
- 岡雅彦 2023a 《江戸時代初期出版年表（天正十九年~明暦四年）》，東京：勉誠社。
- 岡雅彦 2023b 《江戸時代前期出版年表（万治元年~貞享五年）》，東京：勉誠社。
- 松永知海編 2008 《《全蔵漸請千字文朱点》簿による《黄檗版大蔵經》流布の調査報告書》，京都：仏教大学アジア宗教文化情報研究所。
- 松田陽志 2001 〈《洞上古轍》註釈書における偏正五位説の性格について〉，《宗学研究》43，頁 191-196。
- 林鳴宇 2004 〈宋代天臺研究序説〉，《中華佛學研究》7，頁 185-224。

- 長谷部幽蹊 1987 《明清仏教研究資料・文獻之部》，名古屋：駒田印刷。
- 長澤規矩也 2006 《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增補補正版》，東京：汲古書院。
- 范佳玲 2009 《明末曹洞殿軍——永覺元賢禪師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
- 祐德稻荷神社社務所 1930 《祐德文庫圖書分類目錄》，佐賀：縣社祐德稻荷神社社務所。
- 酒井忠夫 2000 《増補中国善書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
- 高山節也 2008 〈和刻漢籍鼈頭本について——その特質と沿革〉，《日本漢文学研究》3，頁 143-175。
- 堀川貴司 2023 〈斯道文庫による両足院蔵書調査について——第二十五番函を例に〉，《書物学》22，東京：勉誠出版，頁 54-61。
- 堀川貴司 2010 《書誌学入門——古典籍を見る・知る・読む》，東京：勉誠出版。
- 常盤大定 1972 《支那仏教史蹟踏査記》，東京：国書刊行會。
- 曹洞宗文化財調査委員會 2006 《曹洞宗文化財調査目錄解題集》7，東京：曹洞宗宗務廳。
- 曹洞宗文化財調査委員會 2003 《曹洞宗文化財調査目錄解題集》6，東京：曹洞宗宗務廳。
- 曹洞宗文化財調査委員會 1999 《曹洞宗文化財調査目錄解題集》5，東京：曹洞宗宗務廳。
- 曹洞宗文化財調査委員會 1997 《曹洞宗文化財調査目錄解題集》4，東京：曹洞宗宗務廳。
- 莊崑木 2002 〈為霖道霈禪師的生平與著作〉，《正觀雜誌》22，頁 177-182。
- 速水香織 2020 《近世前期江戸出版文化史》，東京：文学通信。
- 野沢佳美 2016 〈江戸時代における明版嘉興蔵の輸入状況について〉，《立正史学》19，頁 77-99。
- 野沢佳美 2001 〈江戸時代における明版嘉興蔵輸入の影響について〉，《立正大学東洋史論集》13，頁 40-55。
- 野口善敬 1984，〈《禪餘内集》、《禪餘外集》解題〉，《近世漢籍叢刊》思想四編第 8 冊，京都：中文出版社。
- 飯田利行 1942 《学聖無著道忠》，東京：青梧堂。
- 新井勝龍 1983 〈曹洞五位思想の展開——連山交易五位説の意義と位置〉，《印度学仏教学研究》32.1，頁 366-370。
- 禅文化研究所資料室編 1965 《無著道忠禅師撰述書目》，京都：禅文化研究所。
- 鈴木俊幸 2019 《書籍文化史料論》，東京：勉誠出版。
- 廖肇亨 2008 《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關懷》，

臺北：允晨文化。

廖肇亨 2017 〈黃檗宗與江戶中期僧詩論析——以僧詩選集為進路的考察〉，
《國文學報》62，頁 33-57。

廖肇亨 2018 《倒吹無孔笛——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臺北：法鼓文化。

廖肇亨 2019 〈錢謙益僧詩史觀的再省思——從《列朝詩集》選評詩僧談起〉，
《漢學研究》37.4，頁 239-273。

廖肇亨 2020 〈明清之際渡日黃檗僧侶詩文中的聖境與俗世——以福濟寺系為中心〉，
《國際漢學研究通訊》22，頁 76-96。

榎本涉 2012 〈長崎皓臺寺と福州鼓山——《日域洞上諸祖伝》撰述の背景〉，
《駒澤大學禪研究所年報》24，頁 69-97。

慶應義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庫編 1962 《江戸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録集成》
1，東京：井上書房。

慶應義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庫編 1963a 《江戸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録集成》
2，東京：井上書房。

慶應義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庫編 1963b 《江戸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録集成》
3，東京：井上書房。

横関了胤 1977 《江戸時代洞門政要》第2版，東京：東洋書院。

横手裕 2010 《東京大学総合図書館所蔵嘉興大蔵經目録と研究 II 研究篇》，
東京：成誌社。潘超 2023 〈中日漢籍出版中的「鰲頭本」〉，《古代文明》17-2，頁 141-160。

駒沢大学図書館編 1962-1964 《新纂禅籍目録》，東京：日本佛書刊行會。

龍池清 1936 〈鼓山・怡山蔵逸仏書録〉，《東方學報》6，頁 789-820。

簡凱廷 2022 〈閱讀《嘉興藏》——全苗月湛（1726-1803）對晚明清初曹洞宗
學術的認識與反響〉，《文與哲》41，頁 109-146。

簡凱廷 2024 〈論大寶守脫《教觀綱宗釋義會本講述》〉，《側寫江戶佛教思想》，
臺北：法鼓文化，頁 128-152。

鹽田耕 2004 《近世前期文学研究——伝記・書誌・出版》，東京：若草書房。

附錄 1：江戶時代出版永覺元賢著作、出版年、相關書商⁸⁶

書名	相關書籍出版、刊記年	出版商
一、《禪餘外集》	1. 慶安元年（1648） 2. 延寶五年（1677） 《禪餘內外集質實》 3. 享保四年（1719） 《禪餘外集撮要抄》 4. 《禪餘詩集》	1. 中野次兵衛 2. 戶嶋惣兵衛
二、《禪餘內集》	1. 正保年間（1644-1648） 2. 延寶五年（1677） 《禪餘內外集質實》 3. 《永覺和尚禪餘內集私記》 4. 《禪餘內集之抄》 5. 《永覺禪餘內集愚蒙抄》	2. 戶嶋惣兵衛
三、《寢言》	1. 寬文十二年（1672） 2. 寬文十三年（1673） 3. 延寶二年（1674） 4. 延寶六年（1678） 《永覺和尚寢言質實》 5. 元祿十年（1697） 6. 元祿十五年（1702） 《儒佛異見》 7. 《永覺和尚寢言鈔》	3. 村上勘兵衛 4. 戶嶋惣兵衛 6. 和泉屋五兵衛

⁸⁶ 參岡雅彥，《江戶時代初期出版年表（天正十九年~明曆四年）》、《江戶時代前期出版年表（萬治元年~貞享五年）》；駒澤大學圖書館編，《新纂禪籍目錄》。

四、《續竊言》	1. 延寶三年（1675）	1. 林傳左衛門
五、《楞嚴略疏》	1. 承應二年（1653） 2. 貞享三年（1686） 《楞嚴略疏入文》 3. 元祿十年（1697） 《楞嚴經略疏折衷》	1. 中野氏右衛門 2. 寺西平右衛門／ 林五郎兵衛 3. 林五郎兵衛
六、《金剛略疏》	1. 承應二年（1653） 2. 延寶六年（1678） 3. 延寶六年（1678） 4. 延寶六年（1678） 5. 延寶六年（1678） 6. 延寶六年（1678） 7. 《金剛經永覺略疏義解》 8. 《首書金剛經略疏》	1. 秋田屋平左衛門 2. 秋田屋平左衛門 3. 禪家書林京師六角 通寺町西江入町／ 柳枝軒小川多左衛 門 4. 東京飯倉町五町目 十三番地森江佐七 ／同淺草北東仲町 五番地淺倉九兵衛 ／京都下京口口五 組／六角下京口口 口口／柳枝軒小川 多佐衛門 5. 書籍御經類調進所 京都府平民出雲寺 文次郎 6. 秋田屋平左衛門 8. 小川多左衛門
七、《淨慈要語》	1. 寬文四年（1664） 2. 延寶二年（1674）	1. 中野吉右衛門 2. 中野是誰
八、《永覺禪師晚錄》	1. 寬文六年（1666） 2. 延寶八年（1680） 獨庵玄光	1. 堤六左衛門

	3. 天和二年（1682） 連山交易注《鼓山晚錄》 4. 天和二年（1682） 連山交易注《鼓山晚錄》	3. 菱屋町林傳左衛門 4. 婦屋林傳左衛門板行／長恩軒林氏長行
九、《最後語》	1. 寬文十一年（1671） 高雲祖陵訓點 2. 延寶四年（1676） 3. 江戸中期	1. 吉川清兵衛 2. 村上勘兵衛
十、《禪林疏語》	1. 寬文十二年（1672） 2. 延寶九年（1681）	2. 戶嶋惣兵衛
十一、《洞上古轍》	1. 延寶元年（1673） 2. 延寶三年（1675） 3. 延寶八年（1680） 梅峰竺信編注《洞上古轍》 4. 享保九年（1724） 西栢注《洞上古轍》 5. 克醉太白《永覺禪師洞上古轍上口弁》 6. 萬回一線《洞上古轍鐘甕聞解》 6. 《洞上古轍鐘甕聞解》 7. 玉線注《洞上古轍字義》 8. 《洞上古轍砑愚》 9. 《洞上古轍鈔》 10. 即古述《洞上古轍集註》 11. 仙古述《洞上古轍別揀》	1. 林傳左衛門 2. 戶嶋惣兵衛 3. 林傳左衛門 4. 越後屋治兵衛
十二、《般若心經指掌》	1. 貞享四年（1687） 2. 《般若指掌字義請益說》	1. 山州平安城林五郎兵衛

十三、《鼓山志》	1. 元祿七年（1694）	1. 林五郎兵衛
十四、《建州弘釋錄》	1. 延寶六年（1678）	
十五、《繼燈錄》	1. 元祿五年（1682） 2. 勝峰清幹 寫本 3. 勝峰清幹《繼燈錄目錄》	1. 林五郎兵衛／石田茂兵衛
十六、《補燈錄》	1. 根據《禪籍志》	
十七、《道場聯並續錄》	1. 寬文十二年（1672）	
十八、《律學發軔》	1. 元祿四年（1691）	1. 京勸道軒／江戸村上源兵衛

A Study on the Publication of Yongjue Yuanxian's Works during the Edo Period: Focusing on the *Chanyu Waiji*

Huang, Tsu-En

Doctoral student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reception of Yongjue Yuanxian 永覺元賢 in early modern Japan by focusing on the publication of his works during the Edo period.

Firstly, it analyzed the publication dates, publishers, and annotators of Yuanxian's works during the Edo period, clarifying the publication of his works in Japan other than the *Jiaxing Canon* 嘉興藏. Secondly, by focusing on the first annotation, Renzan Kōeki's 連山交易, this article explores his life and his connection to *Chanyu Waiji* 禪餘外集 as well as his annotated strategy. Finally, by examining the *Zenyō Shishū* 禪餘詩集, held at the Komazawa University Library, and the *Zenyō Gaishū Satsuyōshō* 禪餘外集撮要抄, preserved in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Library, the paper reveals the Edo period reception of Yuanxian's literary works.

Keyword: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uddhism, East Asian interactions, Sōtō Zen, Yongjue Yuanxian